

周旋天地之间,最受关注的,莫如欢愉之“乐”了。早在《庄子·秋水》中,庄子就借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”,确认个体的差异,尊重差异以实现差异间的沟通。

当然,金圣叹式的“不亦快哉”的快意,不完全等同于人生之乐。不只内涵,更在于精神和思想境界。为师长者说,得天下英才而育之,是人生之至乐;市肆酒徒,却以一醉方休为至高享受……因此,有“助人为乐,知足常乐,自得其乐,天伦之乐”等不同质欢愉的归纳。相信,每个人都有自己处世格言式的“享乐”之道以及获取方式,不仅多多益善,而且每项“乐道”,都随着岁月的流逝、人生体验之加深而变化。

应该说,这是价值取向的展示、人生追求的选择,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生

乐在晚年聚故知

俞天白

存体验,来自不同的环境和经历,甚至出于那些惨烈的生存的无奈。就说我。我认同这四条所谓“人生至乐”：“久旱逢甘霖,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”不是因为流传最广、概括力最强,而是首推之“乐”,是我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。那是我辍学回乡种地的第四年,天大旱,入伏以后,三个月不见一滴雨。在小山村,这种困顿和焦虑,完全是面临生死存亡的灾难。天边飘过一片云,都是绝处逢生的希望。当旱象解除,喜爱文学的我,不禁将这严酷的生命感受形诸笔墨。一部十余万字、堪称处女作的长篇小说,就这样诞生了。还不知道怎样去投稿,恰逢省文联一位专业

文艺工作者下乡采风,出于对一个青年农民文才的好奇,拿去随手翻翻,居然被吸引而轰动了义乌县城。小说虽然稚嫩,当局却不以两年的小学学历为限,破格让我去报考大学,就这样一步登天,从小山村跳到了大上海!

你说,人生之乐,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忘怀的?接二连三改变了命运的一连串侥幸,竟麻木了我对欢愉的感知神经,直到被王锦园教授唤醒。

王锦园曾任复旦大学副教授长达。青年时代,为了完成组织所交的一项任务,我俩有过整三年堪称甘苦与共、形影不离的经历,感情融洽到这种程度:他夫人婚后十年才生育,十余万字、堪称处女作的长篇小说,就这样诞生了。还不知道怎样去投稿,恰逢省文联一位专业



间,“久旱逢甘霖,他乡遇故知;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”,就这样闪电一般被唤醒,催出了我两眶热泪!这是真正的异国他乡啊,但哪里是一个普通的“遇”字可以表达?

不过,这只是被他唤醒人生另一至乐的最初版本。

岁月带我进入望九之年的今年初夏。忽然接到他的微信,“我在上海,大学。多年以后,我到美国旅行,在旧金山,相约到华盛顿见面的时间地点。不料到了洛杉矶航班严重延误,约会被迫取消,而且无法预测下面的所有行程!终于到达。蒙蒙细雨中,我们一行游览了这个国家的首府。从神殿建筑式的林肯纪念堂、圆顶希腊式的杰弗逊纪念馆……来到了国会山。我的目光,刚刚被那些巨柱环立的建筑物所吸引,突然瞥见了王锦园,他正从一泓清波荡漾的湖水边,欣欣然迎上来!原来,他是按照我早先所发的、已作废了的旅程表,一早就到这里来“碰运气”了!我问他等候多少时间了?他笑着,只说“我知道这是你们一定要到的地方”的一瞬



你说什么时间去看你”?我喜出望外。很快相聚。短促的几个小时,却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聚首,有近况交流,更多的是叙旧,絮絮叨叨不知天之将晚。就因为跨越重洋的相聚吗?当然是的。但最重要的是,来到了生命高地才有的、一起翻阅生命大书的独特人生体验。都是来自阅世太多、反复凝练的

金缕曲·绣球花
七彩团团聚。正晴光,乱分花色,漫天欢绪。妩媚枝头莹似玉,雅质清香谁顾?任浩荡、千家称誉。寄意园林明月好,当比邻、相对神仙侣。惊笑厖,暗思慕。

几番不屑封王误。向人间,冲寒抱蕊,解颜如曙。纵是经冬凌霜雪,绿叶依然巧辅。怀素志,闲庭相许。放眼古

生存感受啊,天地万物,人间百态,在回眸俯瞰者的眼里,都有了禅宗第三境界“看山还是山”的空灵透彻。曾经的甜酸苦辣,都升华成了生命的变奏曲!正因为是故知,才拥有唯有岁月才能酿出的只能意会的醇厚;正因为是故知,才具有那种天马行空言无不尽的洒脱;正因为是故知,即便默默相对,也是心灵交流的一种方式!“久旱逢甘霖,晚年聚故知;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”,就这样神助一般,出现了升级版!

这是千金难求的生命体验!人生之至乐,不管是在“他乡”还是在“家乡”,不管升级到哪一个版本,最佳境界,都是相聚在晚年!

加餐努力吧,祈望我的新朋旧友,都能够享受到这一人间之至乐!

六月花语

徐子芳

自抱香。蕊开诗韵散瑶光。雅贵蕙心高洁,剑叶也含芳。

唤起欣欣意,无怀淑景伤。雨来风去笑琳琅。夜静星天,底事慰柔肠?竟日痴凝幽影,屈子梦潇湘。

再喜欢护短的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,也必有不满意之处。比如身为南京人,哪怕你一口咬定南京的东西好吃,南京话悦耳动听,说到气候,你总不至于再曲为之辩。做宣传时固然可以美其名曰“四季分明”(这话随你怎么想),但其实你知道的,冬天阴冷,夏天酷热,春天往往像降尊纡贵在公众场合应景的要人,刚刚照了个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四月份了兀自还在那里乍暖还寒,未入六月,却又已仿佛是夏天。

盛夏降临之前,老天爷还不肯消停,送来连绵的黄梅雨,权当进入酷热天气的前奏。你总不至于说黄梅天舒服宜人吧?你的真实感受,只能是说不出的“雾数”。

若单从字面上说,没准“黄梅天”会让人联想起宜人的美景,“梅实应时雨,苍茫值晚春”嘛,与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相比,大差不差啊。殊不知“梅”者,“霉”也——最初的命名就是由多雨天气什物容易生霉而来,“梅雨”实为“霉雨”,只是正当梅子黄熟时节,话拣好听的说,这才以“梅”易“霉”。奈何“名正”可以带来“言顺”,却不能让老天改主意,连日的淫雨,虽不是年年准点,大体上却是年年必来。

星月潜踪,太阳遁形,真正是“暗无天日”,一连多少天,雨,雨,还是雨。上面老天爷愁眉苦脸,下面到处湿漉漉、脏兮兮,满目是灰暗的色调。抓一把空气,仿佛都能拧出水来。旧时房子没有架空一说,住在一楼的更可见到返潮的种种怪象。水泥地无端就有湿痕,东一块西一块的不规则图形。不单地下,壁上也能沁出水珠,有几分澡堂的意思。好像什么都在往外出水,我印象很深的是家里的冰箱,门上一道道的水迹,站在那里大汗淋漓的模样。气温高,再加上那么大的湿度,焉能不生霉?空气里若隐若现地浮动着一股霉味,换下的衣物不洗,没多久就发霉,几天不在家,席子上也能长出毛来。

虫子却是欢欣鼓舞,蚊子猖獗一时,米虫在米堆里大肆钻营,最恶心的是一种俗称“粘粘虫”的软体爬虫,遇阴雨天即现身出来活动,长得肉乎乎极猥琐,缓缓地蠕动,爬行的线路上拖一条银亮的黏液痕迹,要灭它不费吹灰之力,那副瘆怪的样子却让人下不得手,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往它身上撒点盐,遇上盐它会化作一摊脓水,清除时还是让它浑身难受。

城市环境的改善已然让黄梅天比较易于忍受,但是小环境的改善敌不过大环境,大环境便是老天爷。晾干的衣服不经阳光晒,软塌塌总似还未干透,闻起来则连洗衣粉的味道里也透着轻微的霉气。好好一本书拿在手里,那种舒服的手感消失了,纸张发软发黏,触摸上去不是柔和,而是一种潮叽叽令人不快的软。

有定力的人当然可以“境由心造”,大多数人不免还是要“触景生情”,黄梅天能生出什么样的“情”?你看看窗外如同泡在水里的邈里邈遏的天和地,大概也只有“雾数”而已。有北方的朋友问我“雾数”何意,我没查过来历,直觉地以为这词就是因黄梅天而设:是天气,也是对这天气的特别的感受。“雾数”的天气,糟糕的心绪,不洁、不爽,挥之不去,很是纠缠。

当此之时,我们也只有盼着快快“出梅”,虽然真“出梅”了日子也不好过——雨歇日出,骄阳似火,你知道的,三十六七摄氏度的高温就在前面恭候。



一次意外的飞行

梁永安

从上海浦东飞葡萄牙里斯本,中转阿联酋迪拜。从迪拜刚刚飞过伊斯坦布尔,机长突然广播,因为葡萄牙西班牙大停电,机场无法降落,飞机只能飞回迪拜。机上默默的,大家都很沉着。人人明白,在不确定的世界生活,需要冷静的心态。

迪拜是阿联酋的贸易和金融中心,很干净。迪拜机场应对大量滞留的旅客,一切井井有条。前夜12点飞回迪拜,很快被送到阿联酋航空安排的酒店,每人还发了一张能上网的手机卡,让大家保持与外部的联系。昨天上午又来到迪拜机场,似乎能飞走,但很快得到消息,滞留的旅客太多,只能推迟到第二天再飞,而且要中转意大利威尼斯。能走就行吧,心要宽一些,就在迪拜轻松逛一天啊。

下午去参观迪拜阿尔辛达加博物馆。这是个集群性的展馆,分为22个主题博物馆。看了海洋文化馆、传统美食馆、阿勒马克图姆公馆、新兴城市馆和贸易与旅行馆,感觉内容很细润,现代声光电与传统泥屋融为一体,文明表达充满张力。傍晚驱车前往迪拜塔,塔下餐厅云集,选了一家日式料理,细细品味。窗外的迪拜塔高耸夜空,淡淡的上弦月静静挂着,月下是庞大的迪拜商场,晚餐后从商场走过,只见各种国际大品牌晶光闪烁,喧哗的游人五颜六色。商场中央矗立着巨大的玻璃水族馆,鲨鱼、翻车鱼、旗鱼、大马哈鱼……仿佛把波斯湾搬来了。阿联酋人均GDP 6万多美元,也是世界最大的客流中转站之一,高消费在这里似乎不是奢华,而是日常。

次日一早又来到迪拜机场,熟悉而亲切。从上海出发时,没想到飞到里斯本如此曲折,经过这三天的磨炼,感觉习惯了“计划外”打开的画面。人生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安排的,出乎意料往往带来不一样的视野。从迪拜到威尼斯要飞六小时,停留五小时后继续飞往里斯本。从波斯湾到地中海,再到大西洋畔,今天的旅程会不会再有意外?航班到威尼斯格外准点,这长长的五小时如何度过?干脆从威尼斯机场出去,到附近一个名叫 Tessera 的小村走走,也算从这里进入申根签证区,后面是几天的旅程,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法国,都不用过海关了。

威尼斯阳光闪闪,小村过得简简单单,都是两层小屋。田野开着各种花儿,生活恬静而从容。村中间有个红砖小教堂,铭刻着历史的朴素脉络。不由得想起但丁的诗句:“如果爱,请干净地爱,把爱情献给爱情。”在看到威尼斯的第一眼,竟如此久远,又如此新鲜。



说起和上海电影节的三十年,莫若“似水流年”四字概之。1995年秋天,我正读高中,恰逢第二届上海电影节开幕,我横穿半个上海,从西到东踏入国际电影院幽暗的殿堂。幕布徐徐亮起,映出《风中奇缘》里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——彼时它在美国刚刚上映没两个月,主题曲《Colors of the Wind》却已经在班上流行开了。那天,当那熟悉的旋律穿透空气,银幕上印第安少女的长发在风中舒展,我恍然觉得世界何其纤毫毕现。原来山高水长之外,只消一张薄薄票根,便可触摸大洋彼岸的呼吸。

1997年第三届电影节,我遭遇了未曾预料的奇景。在《愤怒的公牛》深沉的黑白光影里,屏幕最左端赫然立着一位同声翻译的男子,声音像穿透薄雾的晨钟,在拳击手每一次沉重喘息之间响起。这现场译声的陌生仪式,使经典电影所

代表的那座不可逾越的高峰,竟在那一刻神奇地消融了——光影流转中,那翻译者微侧的身影,朴素、谦卑,竟引我得以窥见殿堂内部的经典与真实。

岁月不居,倏忽间我的大学也快读完了。2001年,作为《上海电视》杂志的实习记者,我奉命去上海影城采访那届的评委岩井俊二和雅克·贝汉,尽管在此之前,我早已熟知岩井俊二的《情书》和雅克·贝汉的《微观世界》,但第一次与真正大师面对面访问还是让我十分焦虑。记得那是一个梅雨初晴的燥热的下午,雅克·贝汉先生笑容温煦如春阳,耐心聆听每个问题;岩井导演却腼腆得如同电影里的少年,沉默常如微风轻悬于我们之间。采访本上的字迹因迅疾而颇为潦草,仿佛我内心紧张奔涌的具象。坐在大师面前,我切肤感受到灵魂与灵魂之间那层薄如蝉

翼,却又真实存在的纱幕,既隔绝又亲近。

此后岁月陡然加速,生活如奔流而下:就业、结婚、生子接踵而至。再兼DVD唾手可得,光影轻易便盘踞于家中四壁之间。我渐渐疏远了电影节,银幕上盛大的人间悲欢,被压缩成眼前一方小小荧屏的尺寸。喧嚣日常的缝隙里,光碟旋转,岁月悄然而逝。

直至2023年,我才重新在上海电影节推开影院沉重的大门,返回那阔别的光影圣殿。我选了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与《悲情城市》。这两部片早已在DVD上谙熟于心,然而当4K修复版那沙漠的细沙在巨幕上几乎触手可及,火车在茫茫黄沙中划出孤独的轨迹,候孝贤镜

头里台湾小镇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——静坐于黑暗之中,任时间被光影一寸寸重新丈量,此般沉浸,竟成了对多年来行色匆匆生活的一剂温柔的抚慰。灵魂深处那被生活磨出的细痕,却在影院的黑暗里被光影悄然抚平。

今年,是我与上海电影节相遇的第三十年。从当年对世界充满惊奇的高中生,到如今云淡风轻的中年人,耳边犹存《风中奇缘》的旋律,一经响起,那个秋天就扑面而来;而银幕上则期待重逢那些青春时代追逐的经典:《七武士》的剑戟森然,《盗火线》街头枪火交迸,《解构爱情狂》的荒诞迷离,《谋杀绿脚趾》的黑色幽默,《巴里·林登》油画般的光晕,《细雪》中四姐妹如樱花飘落般的命运……这些影像,每一帧都曾忠实封印着澎湃或怅惘的心绪。

三十年岁月如流,影院门开阖之间,光影斑驳如时间本身在幕布上留下的印记。少年时仰慕世界的新奇,青年时接触大师的悸动,中年时重拾旧梦的温存——当灯光熄灭,银幕亮起,那被岁月拉长的身影,便重新叠印在旧日自己的轮廓之上。

影院深处,黑暗温柔如海。那些曾被我们错过的、遗忘的时光,原来早已在银幕的微光里静静守候。相信当《七武士》的终曲缓缓流淌于四周,仿佛听见年少时那屏息凝神的呼吸声,正轻轻应和着此刻胸膛里的起伏——原来光阴从未走远,它只是暂时隐于幕布之后,待灯光重亮时,我们终将与曾经的自己重逢于明暗交汇处。

十日谈

影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曾在校图书室里,翻到一本《中国电影演员百人传》。